

闲云野鹤

记忆中的报刊亭

●李元岁

曾几何时,散落在城市街头路口拐角处的报刊亭给我们这代人留下过美好的记忆。

我家附近有一个邮局,里面也有报纸、杂志出售,但种类不太齐全,很多时候买不到我想要的报纸、杂志,我便骑自行车到离家最近的那家报刊亭去买。那家报刊亭里的报纸、杂志比邮局里的齐全。

那家报刊亭位于青城公园北门对面的道边,中间隔着中山路。报刊亭的东面是一家影剧院,后面是一家较大的餐馆,西边还有商场。中山路原本车水马龙,人流密集,所以这个报刊亭设在这儿算得上位置绝佳。报刊亭大都归邮政部门管属,所以那小亭子的外部色彩亦大都为墨绿色,亭子面积不大,最多也不超出10平方米。亭子的后面以及两侧都摆挂着各种杂志,前面的平台上码放的是各样的报纸,连窗户上也都悬挂着一些较为好销售的杂志,只留一扇尺余见方可开关的窗口,便于老板与顾客交流及递送所购报刊。这样看来,留在中间的地段就极为有限了,只可供老板行走。

经营这家报刊亭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中年妇人,我应该称大叔和大婶。有时大叔看守,有时大婶当值。我猜这男人和女人肯定是夫妇俩。没出我所料,但又出我所料——那天,在男人守摊的时候,我问:“那大婶是你什么人?”没出我所料的是,我猜对了他们确属夫妇关系;出我所料的是,男人的回答没有用“我老婆”“我老伴儿”“我女人”这些字眼儿,而是用了“贱内”二字,这让我对这大叔刮目相看。

我来报刊亭的目的就两个字:一是买,二是看。买,就是买我中意、心仪的两三样报纸和三两样杂志。中意、心仪的报刊不光只有两三样,多着呢!可限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只能买两三样,买多了就要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了。至于看嘛,就是看想买又不买的那些报刊里的文章,同时也看那些报社、杂志社的地址。看了,就把它们抄录在自带的笔记本上,以便给自己写好的稿子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

因为经常光顾这个报刊亭,和大叔大婶夫妇俩已经很惯熟了。因为惯熟了,不管是

大叔看守,还是大婶当值,一见到我来,就说“你要的新一期的《小说选刊》已经到了”,要不就说“你要的《小小说月刊》再过几天才能到”。我点头,算是致谢。因为惯熟了,我坐下来看那些想买又不买的报刊,他们也不嫌弃我,不撵我走。有时,看着看着,被那些小说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过去了,竟然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啦!也因为惯熟了,有一天,那大婶突然问我:“李小伙子,你是不是个作家?”被大婶这么突如其来地一问,我估计自己当时的面部表情是既带着点儿自豪感而又显得有些羞愧难当。我忙回说:“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充其量也就是个文学青年,文学爱好者。”大婶却感慨说:“想当个作家也确属不易啊!”我问:“怎么讲?”大婶淡淡一笑说:“我们家那口子也整天在做梦,想当作家哩!”听大婶这么一说,我对那位大叔更加肃然起敬了,同时又有些伤感袭上了心头……

一天,我收到了《新民晚报》寄来的一张80元的稿费单。因为没有收到样报,那时也没有电子版可查,故而也不知道发表了哪篇文章,也不晓得发表在哪天的报纸上。我又到了那个报刊亭,跟大婶说明了情况。第二天,等我再次赶到报刊亭时,大婶已经给我找好了一厚沓近一个多月来卖剩下的《新民晚报》。大婶说:“我和我家那口子把你的情况说了,我家那口子和我翻腾了半宿,把所有的《新民晚报》都给你找来了……”我坐在那里翻查,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也没翻查出结果,这落下了遗憾,因为至今都没搞清发于哪天,发了什么。虽然没有翻查出结果,可我从内心里还是十分感激大叔大婶的……

报刊亭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产物,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受到广播影视、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与冲击,报刊亭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见了踪影,成为了过往。但报刊亭留给我们那代人的美好记忆是抹不去的,尤其是经营报刊亭的大叔大婶夫妇俩,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如若他们尚还健在的话,也已经是耄耋之年了……

芳菲物语

抓住夏天的“尾巴”

●赵自力

当玩了一夏的小伙伴不再在老槐树下打闹,纷纷埋头赶写暑假作业时,快乐而短暂的暑期就要结束了。知了还在老槐树上一声声地叫着,一只肥胖的黄猫慢慢从栅栏底下溜出去……夏天只剩下了短短的“尾巴”。

村前喧闹一夏的小河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整个夏天,小河都被淘孩子们占领。夏天的河水水面被晒得热乎乎的,河水下面却冰凉凉,是农村孩子们消夏的天堂。每天午饭后,孩子们像下饺子似的争先恐后地跳到河中,扑通扑通的声音格外动听。淘孩子们在河水中摆弄着各种各样的泳姿,狗刨式、蛙泳式、自由式,戏水声、喧闹声、嬉笑声,把沉静的小河衬托得有声有色。而随着暑期的结束,小河恢复平静,几

只野鸭也终于敢大着胆子回到自己的领地。

村后的几棵柿子树终于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这些柿子从拇指那么大开始,天天接受全村孩子的注目礼。柿子不像苦桃,没成熟是断然吃不得的,咬一口涩得你半天睁不开眼。经过孩子们目光一次次抚摸的柿子,从青涩到橙黄,终于长成了好吃的模样。那些红红的柿子,在树叶间摇曳,就像树上开的花朵。熟透的柿子终于被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摘下,托在手上。我们那里有句俗语:“吃完柿子当学子。”柿子上市,意味着秋季入学的时候到了。

这个夏天结束了,高兴的是孩子们也长大了。

正文从这里开始……



图片来源:IC photo

“家务”暑假

●刘亚华

儿时的暑假,没有培训班,除了两本暑假作业,便是帮父母做家务。也正是在漫长的暑假里,我学会了煮饭、烧菜、洗衣、扯猪草、放牛等。这些家务活,可以说是每个农村孩子必须学会的活儿。

那时候,大人盼暑假比孩子们盼暑假还要急切。因为孩子们放假在家,所有的家务活都不用大人操心,可以专心干农活,我们的暑假可以用“家务暑假”来形容。

那时候煮饭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没有电饭锅,没有液化气灶,用农村的大灶煮饭、烧菜是一道繁琐的工序,因为一边煮一边要往灶膛里添火,一个人既要顾锅里又要顾灶里,掌握不好火候,饭菜就会烧焦,或是半生不熟。煮好的饭用笊箕盛起,把贴锅底的锅巴铲起来,倒上事先预留的米汤,大火煮开,再用小火慢熬,半个钟头的工夫,一锅香喷喷的锅巴粥就做好了。把锅巴粥盛起来,就可以炒菜了。

菜基本都是自家菜园里的蔬菜,除了要掌握火候,还要想着法儿做出新花样来。每天都是吃自家种的辣椒、茄子、西红柿,外加葫芦和丝瓜。我曾经用白糖拌西红柿得到了父亲的称赞,也曾经用烤辣椒得到了母亲的夸奖。看着家人吃得格外香甜,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没有洗衣机、自来水的年代,洗衣服是很劳碌的事情。要先烧一盆温水,放进洗衣盆里,倒上洗衣粉,浸泡过后搓洗一番,再提到附近的水塘里,用棒槌捶打,才能清洗干净。阵阵捣衣声,从这个水塘传到那个水塘,声音清脆,此起彼伏。

扯猪草是我们那时候每天的必修课。吃完早饭,我们便挎着竹篮,约上好朋友,出门扯猪草去了。田埂边、荒地里都是我们的身影,一路说笑,干起活来也不累。干完活儿,便无视天气炎热,找个宽敞的地方玩耍起来。没有什么玩具,跳房子、挑棍子、跳皮筋,这么简单的游戏都玩得不亦乐乎。直到要回家做中饭,才挎着竹篮恋恋不舍地奔回家。

当然,收拾房子也是必须会的。没有吸尘器,也没有拖把,地面是黄土,这就需要先洒上一点儿水,再用扫把清扫。每天早上,都要把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清扫一遍,屋子里的家具简单,但也要细心擦拭一番。那时候的家虽然简陋,但因为整洁而显得温馨。

因为有了“家务暑假”,我们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品格。“家务暑假”虽然辛苦,但因为从小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才让我们现在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